

馬王堆帛書周易經傳校讀

張政烺著

任德愈著發



中華書局

張政烺 著

馬王堆帛書周易經傳校讀

任繼愈 著 簽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馬王堆帛書《周易》經傳校讀/張政烺著. —北京:中華書局,2008.4
ISBN 978-7-101-06058-4

I.馬… II.張… III.周易-馬王堆帛書-注釋 IV.B221.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8)第 047417 號

責任編輯:張繼海

馬王堆帛書《周易》經傳校讀

張政烺 著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人民美術印刷廠印刷

*

787×1092 毫米 1/8·29½ 印張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0 冊 定價:420.00 元

ISBN 978-7-101-06058-4

序

這是張政烺先生的遺稿，過去從未發表過，現在由他的學生、北京大學的李零教授，還有李零教授的學生，一起整理發表，了却了我的一樁心事。可惜，這只是一部未完成稿，張政烺已經來不及修改它了。

我很感謝中華書局把這部遺稿用影印的方式發表，使大家可以看到手稿的原貌。在這部遺稿的前面，中華書局要我講幾句話。我該說點什麼呢？想了很久很久。我跟李零同志回憶過很多往事，這裏只能簡單說幾句。

我想說的是，張政烺這個人，拙於言辭。他不愛說話，但心裏特別明白。他說出來的，寫出來的，其實只是他頭腦中的一小部分，很多記憶都被他帶走了。他記性特別好。

一九一二年，他出生于山東榮成縣崖頭村，在襁褓中被過繼給族內的大戶人家。我聽他的族人、鄉親和老友說，他聰穎早慧，還在扶着炕桌學步咿呀自語的時候，就能說出長輩們哄他入睡時講的神仙故事的片段，表現出超常的記憶力。

大家都說，讀書廣而過目不忘，一直是他的一大特點。

他的繼母以部分家資創辦家塾，全村貧寒的張姓子弟，凡是願意讀書的，可以提供一切文具。他的堂伯父主持家塾，能寫一手漂亮的篆字。張政烺從小就迷篆字，在他的熏陶下，從六歲就開始學習篆書。和別人不同，他是從《說文解字》為啟蒙課本。後來，他在生平發表的第一篇文章《獵碣考釋初稿》（見二〇〇四年出版的《張政烺文史論集》第一至三十九頁）的後記裏回憶說，「憶自十二歲時，從先伯藝芸先生讀，受文字訓詁之學。伯父固善篆書，暇竊效之，臨摹《獵碣》。……伯父偶見，時加指正，或為說解其文。稍長遊學四方，舊業多廢。獨於獵碣印本所見日多，每有心會，常寫記之」。

寫篆字，現在看，是一種機緣。

所謂「遊學四方」，據他日後回憶，他是十四歲到青島上初中，後來到北平上高中，在當時教會學校的課程裏，他只對算術感興趣，常向親友借閱古籍，並尋訪文物古跡，調查方言民俗。一九三二年，他報考清華大學，是想借西方的數學方法，解讀我國古代的天文曆算之術。

他說，清華還沒考完，他就被一位同鄉拉着，一起去報考北京大學的史學系。進入北大後，他發現，那裏名師雲集，學風自由，館藏圖書非常豐富。這是他正式踏上探索中華文明的學術道路的開始。在課堂上，他最努力學習的兩門課，一是馬衡先生講授的金石學，二是唐蘭先生講授的古文字學。同時，他還夜以繼日地閱讀各種古今圖書，尋找其中的各種珍貴線索，大可以考證經史子集和訂補歷代史籍，小可以判定說部作者（如《封神演義》的作者是誰許人）。一九三四年，他與幾位潛心研究史學同學集資創辦了取名《史學論叢》的刊物。在馬衡先生的指點下，他把少年時期積累的筆記，整理成冊，經唐蘭先生過目，寫成《獵碣考釋初稿》。這篇東西，在同學們的鼓勵下，在這

個刊物的第一期上發表。可見臨摹篆篆是他步入史學領域的開端。

考上北大後，他廢寢忘食地看書，別人多寫讀書筆記、日誌之類，張政烺不寫，很多東西，依然是靠腦子記。建國後，國家編地震史資料，曾把他借調去，主要就是因為他對文獻資料很熟，肚子裏的東西特別多。張政烺記憶力極好，這是很多人的印象，其實他的記憶力只專注於學問方面，對於生活瑣事，他很少留意，為此還鬧過不少笑話，當然也就談不上記了。

從北大畢業後，他進入史語所當圖書管理員，所購圖書都是精中選精，重要的書極少遺漏，而次要或重複的書幾乎沒有。研究人員來借書，一報出書名，他就可以迅速把所需的書取來。人家稱他是「活字典」，他則謙稱自己是「取書手」。張政烺寫東西，立意高遠眼界廣，但手比較緊，文章多是厚積而薄發。抗戰期間，他隨史語所到大西南，發表過不少很有分量的文章，學者稱他為「小王國維」。

日本人佔領北平期間，掠奪了不少珍貴書籍。後來他們逃跑時，有的丟棄，有的賣給商販，散落民間。傅斯年專門派張政烺負責收購這些流散圖書，特別是善本書，也是因為張政烺懂版本，對書目極熟。

北大復校，聘請張政烺為史學系教授。他和周一良先生是當時全國最年輕的教授。他在北大教書，一直到一九六〇年，後來才到中華書局和中國科學院的歷史研究所。一九七三年，馬王堆帛書出土，震驚了世界。文字寫在縑帛上，非常薄、非常脆，出土時很多都成了碎片。揭取時，每揭一片就趕緊拍照片。後來把照片送來北京整理，在火車上發生意外，把照片的次序弄亂了。國家文物局借調一批專家學者整理帛書，張政烺是其中之一。因為帛書內容很雜，很多是佚書，整理者要想知道哪些碎片屬於哪一種書，必須對古書特別熟。這正好可以發揮他的特長。大家對他特別尊重，很多文字和文獻上的問題，碰到麻煩了，就去找他。他是有問必答，毫無保留。

一九七四年，張政烺被借調到國家文物局的馬王堆帛書整理組，先是在紅樓，後是在故宮。參加整理者有老年的，有中年的，來自全國各地。其中有來自故宮的唐蘭先生。唐蘭先生是張政烺在北大時的老師。張政烺還保持着舊社會師生間的禮節，每次見到唐先生，都是筆直地站在一旁，垂手低頭，直到唐先生走過去。其他人見此情景，覺得有趣，居然模仿張政烺的姿勢。當時工作氣氛很融洽。他參加整理工作前後不到兩年，一九七五年已經基本完成，參加整理的人又各自回到原單位。

研究《周易》，探索易學的淵源，是張政烺的一大貢獻。他晚年有三大心願，完成馬王堆帛書《周易》經傳的整理，是其中之一。

張政烺以前也研究過《周易》，但只是把它當作一種史料，認為那是古人的迷信，並不特別重視，因為整理帛書，發現很多碎片都屬於《周易》經傳，才開始重視起來。過去，有一種奇怪的符號，曾發現于宋以來的銅器銘文。解放後，新的出土發現層出不窮，這種符號越來越多，不但見於銅器，也見於甲骨，引起學者的種種猜測。郭沫若先生說可能是族徽，張政烺的老師唐蘭先生也寫過文章，懷疑它是古代少數民族留下的一種特殊文字。這個謎，是被張政烺首先揭破。張政烺認為，這些符號就是古代易卦的卦畫，卦畫是用數字寫成，現在稱為「數字卦」。這一發現在學者中引起轟動，不但國內的學者認為這是他的一大貢獻，海外同行也大加讚賞。美國學者吉德煒(David N. Keightley)教授回憶他和張政烺的五次會面，就特別提到他是被這一發現強烈吸引。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教授也跟我說過，他一向以為張政烺很保守，但張政烺在《考古學報》上發表的文章，確實了不起。這篇文章後來獲得中國社會科學院評學術成果一等獎。

可見，研究馬王堆帛書《周易》經傳，還引發了張政烺做更多更廣的思考。

張政烺參加整理馬王堆帛書是在上世紀的七十年代，論數字卦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兩者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整理帛書，張政烺還臨摹。這讓我想起他小時候的興趣。他因為喜歡寫篆字，整理之餘還臨摹帛書碎片中的字，本來只是練習書法，但也強化了他對帛書的記憶。帛書中有少量文本是用秦篆抄寫，和他早年臨寫的石鼓文有一些關係，相隔半個世紀，他臨摹的馬王堆漢墓出土的這一部分篆書竟成爲他的絕筆，令人感傷。

張政烺的墓碑，上面有十一個字：「真誠求實，是爲人爲文之本」，這是張政烺在一張照片上的題字，也是他的座右銘。

他一向認爲，學術乃天下之公器，非一人所能私。認識他的人都知道，他對所有求教者都是來者不拒，毫無保留。很多資料，很多線索，很多好的想法，甚至自己正在研究中的課題，他都送給別人，從不計較。他信守這樣一個思想，那就是「科研是國家的公事，資料是國家的公器」。

過去有一種傳言，馬王堆帛書《周易》經傳是被張政烺壟斷，秘不示人。知道內情和瞭解張政烺爲人的人都明白，這是對他的誤解。外間並不知道，手稿未能完成，其實是被迫中斷，他只能通過發表幾篇文章把自己的研究思路公佈出來。

張政烺是個老實人，老實到近於木訥。他和我們一樣，也有他的很多苦惱，但從不向人訴說。

張政烺把他的很多知識帶走了，也把他的很多苦惱帶走了，我們只能把他留下的東西留給後人，是爲序。

傅學苓

二〇〇八年春節

整理說明

中國經典，年代最古老，要屬《詩》、《書》、《易》。這三種經典，都是孔子時代的經典。

孔子所傳的《易》是《周易》。《周易》是卜筮之書。卜是龜卜，用龜甲或其他動物的骨頭進行占卜。筮是筮占，用著草或其他竹木小棍進行占卜。它是講後一種技術。

東周時期，龜卜有很多種，筮占也不止一種，當時有所謂「三易」，即《連山》、《歸藏》和《周易》。卜筮是相輔為用。它們在後世的命運很不一樣。龜卜之術，傳到漢代，就徹底衰落了，雖然後世仍有延續，却很少有人瞭解；《連山》、《歸藏》，隋唐以後也失傳，唯獨《周易》，賴儒學尊崇而一脈單傳，影響非常大。

中國最古老的占卜，這是碩果僅存。

現在，研究《周易》的古本面貌，我們不但有馬王堆漢墓出土的西漢帛書本（一九七三年出土），雙古堆漢墓出土的西漢竹簡本（一九七七年出土），還有上海博物館收藏的戰國竹簡本（估計是一九九三年冬至一九九四年春之間出土）。但最初的發現是馬王堆帛書本。

張政烺先生是馬王堆帛書的整理者。帛書本的《周易》經傳，經的部分，張先生最初也叫《周易》（在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座談會上的發言），《文物》一九七四年第九期），但十年後，釋文發表出來，却改題為《六十四卦》（見馬王堆漢墓整理小組《馬王堆帛書〈六十四卦〉釋文》，《文物》一九八四年第三期）。張先生寫過《帛書〈六十四卦〉跋》，和釋文一起發表。由於帛書本的卦序是卦氣式的安排，與今本不一樣，出於謹慎，整理組沒有把這一部分稱為《易經》或《周易》，而是稱為《六十四卦》。這應是張先生的主意。張先生的手稿也是用這個題目。傳的部分，過去一直沒有正式的本子，社會上轉相鈔引，錯誤很多。這一部分，他整理過，但未發表。他只寫過《馬王堆帛書〈周易·繫辭〉校讀》（《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年），是應陳鼓應先生之請。

這次發表的材料，是馬王堆帛書《周易》經傳的全部釋文，並附有帛書的照片。照片原來沒有每行文字的編號。為方便讀者使用，我們對照張先生的釋文，逐行對照片加了編號。部分帛書照片不能與釋文完全對應，則一律以釋文為準。

張先生整理馬王堆帛書本稿子主要寫於一九七四到一九七五年。這個稿子是個未完成稿，雙古堆漢簡本、上博楚簡本，寫作此稿時，他還看不到。雖然，阜陽博物館的韓自強先生曾經就雙古堆漢簡的整理向張先生問教，並在他的鼓勵下，發表了雙古堆漢簡《周易》的釋文（《道家文化研究》第十八輯，北京：三聯書店，二〇〇〇年），我為上海博物館整理楚簡，也向張先生請教過。但他一直都沒有能夠回到他花了很多心血的工作上，也沒有就新發現的兩種古本發表任何意見。

他的研究工作是被迫中斷。

上世紀八十年代，張先生把他的注意力投向了「數字卦」的研究。他就這一問題首次發表意見，是一九七八年底在吉林大學召開的第一屆中國古文字學會的學術討論會上（見《古文字研究》第一輯，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這是一個即興的口頭發言，完全是被大家激出來的，但「夫人不言，言必有中」，他的話剛一落地，當即引起

轟動。後來，他又寫過《試釋周初青銅器銘文中的易卦》（《考古學報》一九八〇年第四期）、《殷墟甲骨文中所見的一種筮卦》（《文史》第二十四輯，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和《易辨——近幾年根據考古材料探討〈周易〉問題的綜述》（《中國哲學》第十四輯，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學界公認，這是鑿破鴻蒙的大發現。

研究易學，這是老師曾經致力的兩個主要方向，兩個方向密不可分。我們把他論《易》的所有著作放在一起，可以看得很清楚。張先生整理帛書，只是默默奉獻，遠不如他對數字卦的論述更加有名，但他的研究却是受益於馬王堆帛書的整理。

我在一篇文章《趕緊讀書——讀〈張政烺文史論集〉》、《書品》二〇〇五年第一輯裏曾提到，張先生晚年有三個心願，一是編《中國歷史圖譜》，二是西周銅器和西周曆法的研究，三是馬王堆帛書《周易》經傳的研究。第一項，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正在繼續，第二項，因未發現手稿，已經不可能做什麼。老師的未完成稿，是屬於最後一項。這是張先生留給我們的最後的東西。

老師走後，師母把先生的遺稿找出，委託我來整理。

我知道，這個任務的分量有多重。

在這裏，我想把本書的整理工作做一點簡單的交待。

這些手稿，原來是放在一個大紙盒內，先生的手稿，很多是用十六開的大稿紙粘貼，用不同顏色的筆抄寫和修改。手稿和照片原來裝在若干大信封內。此外，盒內還有一些參考書和來往信件。先生有一個習慣，就是喜歡把他研究某一問題的材料單獨存放，用包袱皮包在一起。這個盒子是一個整體，本身已經成了一件文物。

二〇〇四至二〇〇六年，我在考慮經典閱讀問題。我在北京大學先後開過四門課：《論語》、《老子》、《孫子》、《周易》。我認為，這四本書是中國古典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周易》經傳是其中之一。

我是把整理老師的遺稿當作一門課來上。既是教學生，也是教自己。

這門課是一門小課，限定人數，只有七個研究生參加。我是以張先生的遺稿為教材，邊整理，邊討論，邊討論，邊整理。二〇〇五年下半年和二〇〇六年上半年，整整兩學期，我們一直在討論。我們是通過討論，才把這部手稿整理出來。

二〇〇五年是第一遍，我和我的研究生，仔細辨認手稿的字跡，核對帛書照片，側重點是文字的釋讀和斷句，以及與今本做比較。

二〇〇六年是第二遍，討論範圍比原來大。我們除討論馬王堆帛書本，還討論上博楚簡本和雙古堆漢簡本，和這兩個本子進行比較，側重點是思想內容。還有張先生對數字卦的討論，我們也有所涉及。

我們的分工是：

《六十四卦》：徐剛主講。

《二三子問》：王藝主講。

《繫辭》：韓巍主講。

《易之義》：蘇曉威主講。

《要》：曹菁菁主講。

《繆和》：田天主講。

《昭力》：孫瑩瑩主講。

每次，主講人先把稿子錄成電腦文件，發給大家，然後討論，討論後再修改，然後由我批評和總結。通過討論和整理，大家學到很多東西。

李學勤先生的《周易溯源》（成都：巴蜀書社，二〇〇六年），以及其他學者的著作，也是我們的參考書。

學習張先生的易學思想，我們有幾點感想。

（一）《周易》，上有源，下有流，光就《周易》論《周易》，看不清。《周易》的源是什麼？是數字卦，最初是十位數的「數字卦」，後來是兩位數的「數字卦」，所謂「三易」，皆屬後一種，它們都不是源，只是流。不但《周易》以外，還有《連山》、《歸藏》，《周易》之上，也有商周「數字卦」，我們必須「跳出《周易》看《周易》」。

（二）《周易》是講占卜的書，從數術分類的角度講，本應歸入卜筮類的筮占類。筮占和龜卜，都是從商代就已出現，春秋時期仍流行，戰國以前，地位最突出。讀《左傳》、《國語》，我們可以瞭解到，當時的占卜，列國通行，主要是兩種，一是龜卜，二是筮占。這兩種占卜地位最高，超過其他種類。日者之術，後來居上，取代卜筮的地位，是到了戰國秦漢時期。

（三）古代占卜，本來是各自獨立發展，放到一起用，往往會相互撞車。戰國秦漢，數術發展的大趨勢是，各個占卜門類交叉影響，開始趨同，追求體系的整合。陰陽五行學說就是適應這種需要而產生。陰陽五行說，本來是依託于天文曆算和日者之術，逐漸擴散到所有分支。《易傳》就是把卜筮之術與日者之術打通的一種嘗試。馬王堆本按卦氣排列，雙古堆本每卦下附日書類的占語，正是反映這一趨勢。它們的結合，是新老技術的結合。

（四）陰陽五行說是古代數術之學的通用理論，與它互為表裏的方技之學，還有所謂兵陰陽，也都使用這個理論。它像經絡血脈密佈於這類學問的各個分支，但本身沒有經典。《易傳》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這一缺憾。它是援日者之術，溝通卜筮與其他數術，從而完成了古代占卜理論的重心轉移，使古老的占卜之術獲得了新的生命，因而具有了宇宙論和自然哲學的意義。

我相信，張先生的手稿，對所有研究中國古代易學的讀者，都是有益的參考。

李零

二〇〇八年二月八日寫于北京藍旗營寓所

目 錄

帛書照片

《六十四卦》

《二三子問》

《繫辭》

《易之義》

《要》

《繆和》

《昭力》

帛書《周易》經傳校讀

《六十四卦》校勘說明

《六十四卦》釋文

《六十四卦》校勘記

《二三子問》釋文

《二三子問》校注

《繫辭》釋文

《繫辭》校勘記

《易之義》釋文

《易之義》校注

《要》釋文

《要》校注

《繆和》釋文

一

二

一三

一九

二三

二七

二九

三四

三九

四一

四五

六九

九五

一〇二

一一〇

一一六

一三七

一四五

一五九

一六三

一六九

《繆和》校注	一七九
《昭力》釋文	一八九
《昭力》校注	一九一
抄歐陽修《易童子問》	一九四
抄《易緯乾鑿度》卷上	一九六
帛書《周易》的另一套照片(帶批注)	一九七
帛書《周易》校讀有關殘紙	二一五

帛
书
照
片

貞... 九四... 九三... 六二... 初九...
貞... 九四... 九三... 六二... 初九...
貞... 九四... 九三... 六二... 初九...
貞... 九四... 九三... 六二... 初九...
貞... 九四... 九三... 六二... 初九...

三... 不...

蕭...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蕭...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蕭...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身...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身...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身...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一六下 一五下 一四下 一三下 一二下 一〇下 九下 八下 七下 六下 五下 四下 三下 二下 一下

車而往六二驚
 三驚知滿知我貞吉六四驚知
 一七上
 一八上
 一九上

河大川

會利河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六二驚心土箇計少可夫皆廣臨
 一〇上
 二〇上
 二一上
 二二上
 二三上
 二四上
 二五上
 二六上
 二七上
 二八上
 二九上
 三〇上
 三一上

坤曰馬棘非北與野... 六五繫... 坤頤貞凶十年用武收和六四頤頤吉

美... 麗...

可貞九三... 箇少首... 夫大... 六四...

六四... 誅用... 夫大... 六五... 夫大... 六五... 夫大... 六五...

貞吉六三... 夫大... 六五... 夫大... 六五... 夫大... 六五...

夫大... 六五... 夫大... 六五... 夫大... 六五... 夫大... 六五...

夫大... 六五... 夫大... 六五... 夫大... 六五... 夫大... 六五...

夫大... 六五... 夫大... 六五... 夫大... 六五... 夫大... 六五...

夫大... 六五... 夫大... 六五... 夫大... 六五... 夫大... 六五...

- 一七下
- 一八下
- 一九下
- 二〇下
- 二一下
- 二二下
- 二三下
- 二四下
- 二五下
- 二六下
- 二七下
- 二八下
- 二九下
- 三〇下
- 三一下